

# 对话韩少功： 到处都有“体制”，要靠警觉争取人格的独立

9月16日，韩少功长篇新作《日夜书》研讨会在长沙举行。

从“伤痕文学”时期的《西望茅草地》到具有“寻根”意味的《爸爸爸》；从探索小说叙事艺术并招致争议的《马桥词典》到新世纪的近作《暗示》、《山南水北》，韩少功的作品几乎出现在几十年来每一次重要的“文学现场”。

今年，年届60岁的他交出了自己的第三部长篇小说——《日夜书》。曾经6年的插队经历，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经验来源。新书通过对几位“50后”从知青年代到大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，展现他对自己和同辈人的回顾性思考。近日，韩少功在汨罗接受三湘都市报《都市周末》记者专访，谈自己的新书与写作，谈在海南与汨罗之间交叉的生活。到处都有“体制”，要靠警觉争取人格的独立。他说。



## 壹 “马桥”、知青、《日夜书》 尽量撑破小说的边界，为了更自由、更方便的表达

**都市周末：**您的很多作品都可以说是探索性文本，您探索的方向是什么？《马桥词典》内容上是一个整体，但打破了传统的结构方式，新书《日夜书》的写作结构与《马桥词典》相似，为什么要这么写？

**韩少功：**从眼下读者和评论界的反应来看，他们觉得这两本书的写法还是不大一样。《日夜书》的台湾版和韩国版，因照顾当地读者不大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的情况，减少了一些交错、闪回、跳跃，基本上按时间顺序走，所以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小说。当然，我在这两本书里都加入了散文因素，尽量撑破小说的边界，为的是更自由、更方便的表达。

**都市周末：**现在怎么看当年的“马桥事件”？

**韩少功：**那次几个与我观点有分歧的人，把批评玩过头了。批评尽可以激烈，但随意泼脏水，谣言上阵，就是在球场上拍砖头和吐口

水，闹得没意思。

**都市周末：**您在《韩少功自选集》自序中曾谈到早年作品及写下这些作品的“韩少功”与现在的巨大区别。现在的《日夜书》写的是知青这一代人在现在的蜕变，同时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知青题材。那么知青的、寻根的韩少功跟此时此刻的韩少功有没有一直没变的东西？

**韩少功：**作者是在不断变化的，昨日之你与今天之你并不能完全对齐。但一个人的变异中还是会有遗传，有基因的延伸。比如我以前就不喜欢人物的脸谱化，红脸对白脸的那种，大奸对大忠的那种，眼下还是不喜欢。这没办法。有人说这样写就会出现模糊，暧昧，批判得不够尖锐，但我也改不了。我不会为了尖锐就去学习贴标签。

**都市周末：**曾经体制内的生活对您现在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？

《日夜书》的主角是一个厅长，与您以前体制内的生活有什么关联？如果我想成为一个作家，但不想进入体制，您最想对我说什么，有什么建议？

**韩少功：**那个厅长的原型不是我，但我的经历肯定让我更方便去理解他和描写他。到处都有“体制”。官场有官场的体制，但企业、媒体、寺庙、俱乐部、黑社会也是有规矩的，有权力的，有压迫现象的。很多大型民企的报刊编辑对我说，他们办报刊只能给老总擦鞋，哪有那么多自由？很多去了海外的华人作家对我说，他们的书要是赚不到钱，就出版无门，哪有那么多自由？一个作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，尽可能保护自己的自由，但不一定要活到月球上去。月球上最自由，但不现实。因此我们只能在地球上想办法，靠警觉，靠斗争，靠各种办法来争取人格的独立。

## 韩少功语录

■一个作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，尽可能保护自己的自由，但不一定要活到月球上去。

■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文学，只是这种文学不一定表现为职业，更可能是一种修养，可以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，也更有意思。

■人云亦云不叫创作，不断发现人性奥秘才是作者应有的看家本领。

■靠谱的自我认识从来都是在实践之后，不是在之前。

■给自己换一个频道不是太难，决不会比办公桌转换麻将桌更难，不会比一个教授兼职炒股更难。

■没有辣椒的地方都不会特别可爱，没有亲友的地方都不是故乡。

## 贰 数字时代与零碎化阅读 零食和正餐，都得有营养

**都市周末：**去年春末您回湖南举行了一次“文学名家讲堂”，说到数字时代文学的变与不变，这其中大众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应该是一个重要部分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您还会坚持启蒙立场吗？还是对启蒙立场有所修正？您觉得严肃文学还能在多大范围内影响普通读者？

**韩少功：**我不大使用“严肃文学”和“通俗文学”这样的概念，只觉得好不好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好的通俗文学也就一定严肃了，比如卓别林，从来都是很严肃的，很厚重的，很大气的，也是有效的启蒙和批判，不是挤眉弄眼的小丑搞笑。中国的笑星至少要以卓别林为标杆，把大众文化做出一定的境界。

**都市周末：**当下“零碎化阅读”的习惯和特点会影响您的写作思路吗？您有没有所谓的“理想读者”？

**韩少功：**读者当然也有各种各样。与其说文学是作者创造的，不如说文学更是广大读者“倒逼”出来的。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文学有较

大发展，从本质上说，就得期待阅历多、修养好、有正义要求的读者更多，就得希望社会环境和市场空间更为健康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作家在这方面也有责任，坏作家可能让一部分读者把胃口吃坏，就像眼下一些垃圾食品把孩子们的胃口吃坏，吃出糖尿病或者肥胖症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不管是零碎化的还是整体化的，不管是长的还是短的，都得务求质量。零食和正餐，都得有营养。

**都市周末：**中国作家基本上是靠自身经验写作的，很多作家往往写完自己的经历就只能搁笔。超现实题材的作品在当代小说中可以说少之又少，特别是受到普通、专业读者都广泛肯定的作品，比如《白鹿原》《长恨歌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活着》等，都还是典型的现实主义，您怎么看待中国当代小说主流并不重视虚构(fiction)这一特点？

**韩少功：**这里可能有一点误会，现实主义并不是新闻纪实，也是要虚构的，而且虚构如真的技术难度更高。写一条狗变成人，这种

虚构并不太难。写一条狗表现得像人，有人的情感、思维、性格，简直就是不能说话的孩子，这倒是很考验作家的功力了。俗话说“画鬼容易画人难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作家的想象力，并不表现为一会儿唐朝一会儿火星那种花活，而是“似与不似”之间的转换能力。《西游记》够虚构吧，够“穿越”吧，但作者写猴子，写猪，都能让读者会心，有现实经验的接轨。这就是虚中有实，在“似与不似”之间的大尺度张力。

**都市周末：**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，您想对被逐渐排挤于社会边缘的文学青年说什么？

**韩少功：**文学人应该是思想和知识的大户，感觉的高手和大侠，否则“文青”就会成为贬义词。有多少人离文学而去，其实并不要紧。有多少人膨胀为文学泡沫，也并不要紧。要紧的是能否传导智慧，传导动人的情感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文学，只是这种文学不一定表现为职业，更可能是一种修养，可以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，也更有意思。